

从语法化理论探讨汉语程度副词“生”的历史来源

陈菘霖 曹逢甫

国立政治大学语言学研究所、国立清华大学语言学研究所

提要 本文从语法化理论,探讨汉语程度副词“生”的两种历史来源:结构形式、语境吸收以及认知心理、类推,认为副词“生”萌芽于魏晋南北朝,发展于唐宋之际。另外,本文也考察了唐宋至明清时期“生”的各项用法。

关键词 语法化、程度副词、类推

一 汉语及其它方言中程度副词“生”的用法

吕叔湘(1987、2003)将“生”分为四种词类及语义如下所示:

1. 名词,生命、生存,如:丧生、贪生怕死、起死回生。
2. 动词,可分为三类:
 - a. 生育、生长,如:生孩子、生根。
 - b. 产生、发生,如:生效、生是非。
 - c. 使柴、煤燃烧,如:生炉子、生着火。
3. 形容词,活的、未成熟的,如:生物、生鱼、生铁。
4. 副词,如:生硬、生冷、生疼。

吕叔湘(1987、2003)所分类的“生”共有六项用法,分布于四种词类。副词“生”主要搭配“硬”、“冷”、“疼”形容词,形成状中结构。又据《教育部国语辞典》中所出现“生”语汇中,可分析为五种词类如下:

1. 名词,如:谋生、书生。
2. 动词,如:生育、产生。
3. 形容词,如:生手、生米。
4. 副词,如:生怕。
5. 语助词,如:怎生

《辞典》和吕叔湘(1987、2003)所列出的“生”,互相对照之下“生”同样也有副词用法,主要是修饰心理动词“怕”,同为状中结构。另外,多了语助词的用法,本文不拟讨论。

“生”表程度,在现代汉语方言中也有表现。据《汉语方言大词典》所载,“生”当作程度副词表示很、非常,出现在晋语中,陕西北部读作səŋ,如:“沙子把脸打得生(səŋ)疼”¹。

¹ 这里的晋语可以获嘉方言为代表,贺巍 1989《获嘉方言研究》指出生疼(səŋ t'əŋ)的用法,走路把脚磨得生疼(səŋ t'əŋ)。

另外，在西南官话中，如四川成都程度副词“生”读作sən，例如：生(sən)痛。《温州方言词典》指出“生”(sie)做副词，表示对某种情况、性状的肯定，如：

事干忒生(sie)复杂，一下阿难理灵清。

石头生(sie)重显，抬不动。

路生(sie)难走，你岁大人还是蹒走吧。

虽然词典的解释，未提及表示高程度，但是从例句来看“生”是带有程度加重的效果。再者，《西宁方言词典》也有记录，“生”(sā)属于前加成份，表示程度深，例如：天胡啾冷，手冻者生(sā)疼。贵阳方言也同样有这样的用法，如：天好冷嘞，手冻得生痛(sən t'ɔŋ)。

这些方言语料显示，“生”用作程度副词，并不只出现在汉语普通话中，一些汉语方言也有相同的用法。

二 理论架构——语法化研究

“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一词，虽然源自西方语言学，但是相关的研究，在汉语语言学界早已萌芽。沈家煊(1994)、杨成虎(2000)引述 Harbsmeier(1979)的话指出，元朝周伯琦的《六书正伪》，就有提及语法化的概念，亦即所谓的“实词虚化”。然而，实词虚化却不能概括语法化，张谊生(2000)的文章中首先对虚化及语法化加以区别，他认为虚化和语法化不是完全相等的概念。所谓虚化，指的是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化为意义泛化、表示功能语法的过程；而语法化侧重于语法范畴和语法成分的产生。总之，语法化的定义要比虚化更广一些。张谊生(2000)同时列举副词语法化的三阶段：1. 实词向副词转化。2. 副词由略虚向较虚变化。3. 副词向更虚的词类转变。从张谊生(2000)的定义，来检视此三阶段，实词虚化即为第一阶段；语法化统摄的层面较广，即包含实词虚化、虚词虚化。本文所讨论副词“生”的历史来源为第一阶段，即由实词如何语法化为副词。底下，陈述语法化相关理论，作为全文的论述架构。

张谊生(2000)主要以副词虚化为题，讨论副词的形成发展，提出四大项和语法化有关的因素。底下作一些说明。

1. 结构形式：实词虚化的基础，实词由核心功能，转变为辅助性功能，词义也随之变的抽象。在结构形式中又可以分述为三项即结构、句位、相关成分。
 - a. 结构：副词的形成主要来自于动宾结构、连动结构、联合(并列)结构，这三种结构随着表义重点经常落在后一词上，前面的词就会趋向虚化，转向状中结构。
 - b. 句位：就名、动、形三类实词虚化成副词的句法位置而言，因出现位置的变化充当成状语，如：“非常”为形容词当定语或谓语，像“非常之功”，后来到隋代成了状语，像“非常牢固”。
 - c. 相关成分：即是对称结构的比较。又可分为二项：对举成分、搭配成分。所谓对举成分即在一个并列句中，前后分句的同一句法位置上的对应成分，如果对举的一方是已虚化的副词，另一方也会相应的虚化。搭配成分则是结构关系和句法位置相关的因素。
2. 语义变化：实词意义于使用过程中的转化方式，共有三项：泛化(Generalization)、分化(Differentiation)、融合(Mixture)。
 - a. 泛化是指实词语义的抽象化、一般化、扩大化。
 - b. 分化是实词的基本意义和基本功能不变，但是由于某语素的词义发展和引申，派生出一个或几个较为虚化的新义项。
 - c. 融合则是原来二个单位性质不同的语言单位，由于语义不断虚化，词义逐步融合，而成新的虚词。

3. 表达方式：因为语用关系而触发形成的语法化机制，又包和谐(Harmony)、转借(Transferable loan)以及语境吸收(Absorption of context)三项。

a. 合谐(harmony)：随着对方逐渐退化，本方也逐渐虚化。

b. 转借(transferable loan)读音形式相同、相近，实词被借用为虚词，虚词又被借虚。如“裁”、“财”和“才”同音，所以通过转介用为副词。

转借是读音形式相同、相近，实词被借用为虚词，虚词又被借为更虚。

c. 语境吸收：词语的使用过程中诱发某个成分虚化的上下文。

4. 认知心理：虚化现象通过主观的认知作用而形成。主要有隐喻(Metaphor)、推理(Inference)、重新分析(Reanalysis)。例如“咫尺”由表空间转化为表时间义就是透过隐喻产生。推理是在一定的语境中，通过类推或推导，使得一些词语的隐涵义逐渐明确化，逐渐独立化、固定化。重新分析是句子的表层结构不变，由于人的理解，同一种语言形式，有新的解释。

上述张谊生(2000)主要关注造成语法化的各项原因。另外，Bybee等(1994:9-22)提出语法化现象的八项特征。如下：

1. Source determination. (来源限定)：词汇语法化的过程中，仍然保有基本领域的语义特点。如“do”为动作及物动词(dynamic transitive verb)，“have”、“be”为静态动词(stative verbs)。动态动词是表示运动状态的动词，而静态动词则是表示一种相对静止状态的动词，基本语义来源是相同的。

2. Unidirectionality. (单向性)：跨语言分析的一贯性(Consistency)，词汇由具体，向抽象演化。

3. Universal paths. (普遍路径)：从跨语言分析，各个语言的语法化历程，具有相似路径，并朝同一终点演变。

4. Retention of earlier meaning. (保留先前的语义)：词汇语法化之后，和原来结构的语义，有细微差异。但是，仍然长期被保留。例如：“Will”向未来时貌标志的转移“Shall”。如下例：

a. Shall I call you a cab? (未来时貌)

b. Will I call you a cab? (意图倾向/未来时貌)

5. Consequences of semantic retention. (保留结果的语义)

这个概念是，用一种可预测的方式，从现在保有的词汇意义，通过历时分析(Synchronic analysis)和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重建原有的内部语义(Internal reconstruction)。

6. Semantic reduction and phonological reduction. (语义减弱和音韵减弱)

使用频率和语音之间的连结，相对于不常使用的话语语料，经常被使用的话语语料，语音则会倾向于缩短、简化。音韵减弱后，词汇的语素相对减少，由具体义变为广泛义。

7. Layering. (层次)：词汇语法化，经历数层的路径，导致和先前具有相似的意思，但不是完全相同。例如英语表示未来的标志“will”、“Be going to”具有表示行为动作、意图倾向以及未来时貌的三种层次。

8. Relevance. (相关性)：是一个语法范畴的意义，影响到其它词汇、词根的原有意思，具有相互伴生的关联。相关性适用于所有种类，包含词汇(Lexical)的衍生(Derivational)、屈折(Inflectional)和迂回变化(periphrastic)。

Bybee等(1994)所列举此八项，可以做为语法化特征的八项特点。下文，将运用前述的理论架构，试图找出汉语程度副词“生”的历史来源。

三 前人的相关研究及本文的分析讨论

3.1 “生”的相关研究

关于程度副词“生”的初始年代，商务印书馆(2004)所编的《古代汉语虚词辞典》中，推衍至唐代，如下例：

- (1) 不分桃花红胜景，生憎柳絮白于棉。(杜工部集·送路六侍郎入朝)
- (2) 东风吹来不解颜，苍茫夜气生相遮。(韩昌黎诗集·李花)

并将上二例中的“生”，解释为“甚”、“最”、“偏”，表示程度之甚，从结构来看为“生+V”的状中结构。又(1)、(2)皆为对句，且其中的“生”都用来对“不”因此，将之解释为“副词”应有一定的根据。但副词“生”，表程度义的法，又其结构形式、语义如何演变，仍需要说明。

从上面简短的论述，程度副词“生”始见于唐宋之际。基于前人的基础上，“生”仍然有下列问题，有待厘清。

1. “生”如何演变为副词的用法，目前尚无相关研究。
2. 唐宋以前“生”的使用情形，包含语法结构、语义演变。
3. 副词“生”的来源为何？何种因素造成？

底下，探讨副词“生”的语法化历程，并以历史语料为对象，找寻各时代“生”的用法，从中得到副词“生”形成的适切解释。

3.2 先秦时期“生”的用法——《诗经》、《论语》、《孟子》

先秦时代的历史语料，我们选择了出现较早的《诗经》，以及后期的《论语》、《孟子》三部典籍。在《诗经》中“生”一共出现 59 笔²，语义分布如下表 1，并摘举数例说明。

《诗经》中“生”的词类及语义分布 表 1

词类	动词	动词	动词	名词/动词	名词	语助词
语义	出生、养育	产生、发生	生长	“死”的反义	通“性”	无义
笔数	35	8	11	2	1	2

1. “生”动词，表示出生、养育。

- (3)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哀哀父母，生我劳瘁！（小雅·谷风之什·蓼莪）
- (4) 昔育恐育鞠，及尔颠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国风·邶·谷风）
- (5) 父母生我，胡俾我愈。不自我先，不自我后。（小雅·节南山之什·正月）

例(3)-(5)中“生”都是动词表示出生、生育之义。

2. “生”动词，表示产生、发生。

- (6) 秉心无竞。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大雅·荡之什·桑柔）
- (7) 王师伤败，君子不乐其生焉。（国风·王·兔爰·毛诗序）
- (8) 乱之初生，僭始既涵。乱之又生，君子信谗。（小雅·节南山之什·巧言）

² 这里的 59 笔语料并没有删除重复出现的“生”。

(9)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商颂·玄鸟)

例(6)“谁生厉阶”，照译文所释“厉阶”为祸端，因此整句可以理解为“哪个人产生、发生出这种祸事”，“生”为动词表示产生、发生，为动宾结构。

例(7)中“君子不乐其生焉”，可以视为“王师伤败，君子不乐生”，主要是说明“君子不乐(君子)生焉”，“其”是指涉“君子不乐”，动词“生”在“君子不乐”之后。

例(8)“乱之初生”，则是“初生乱”亦即“刚开始产生祸乱”，“生”同样视为动词。例(9)“降而生商”“商”为一个朝代名，因此“生商”不能解释为“出生商朝”，只能理解为“产生商朝”。

3. “生”动词，表示生长。

(10) 凤皇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大雅·生民之什·卷阿)

(11) 有棘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适我？(国风·唐·有棘之杜)

(12) 葛生蒙楚，藟蔓于野。予美亡此。谁与独处！(国风·唐·葛生)

例(10)-(12)的“生”主要都是指涉植物的生长，表示生长义的“生”，符合《说文》的本义：“生，进也。像草木生出土上。”

4. “生”动词、名词，与“死”相对。

(13) 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阔，与子成说。(国风·邶·击鼓)

(14) 緜之罄矣，维罍之耻。鲜民之生，不如死之。(小雅·谷风之什·蓼莪)

例(13)-(14)“生死”相互对举，成为一种明显的对比作用，“生”为名词表示“活”为“死”的反义。

5. “生”通“性”。

(15) 混夷骏矣，维其喙矣。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毛诗·大雅·文王之什·绵)

例(15)中“生”通“性”是根据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的说法“生、性古通用”，再加上译文所以这里的“生”可以通用为“性”，“生”、“性”相通的问题在本文拟不讨论。

6. “生”语气词。

(16) 既安且宁。虽有兄弟，不如友生。俛尔笱豆。(小雅·鹿鸣之什·常棣)

(17) 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听之。(小雅·鹿鸣之什·伐木)

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语助词“生”。根据译文来看，并未释义“生”表达的内容。清代《诗经》学家马瑞辰认为：不如友生，“生”语词也。唐人诗“太瘦生”、“何似生”、“作么生”、“可怜生”之类皆以“生”为语助词，此诗“友生倡之也”。从这项论述，“友生”中“生”被视为无义虚词。

对于“友生”的解释，冯淑仪(1994)考察和《诗经》同期的《楚辞》中，“友生”出现一笔³，洪兴祖注谓：“一本无生字。”按照补注来看，“生”似乎确为无义。但是，在《诗经》、《楚辞》中，仅可以找到以上三个不具实义的“生”，而且都是“友生”，在材料不足下，难以马瑞辰的看法下断语。为了更为谨慎看待“友生”的使用情形，我们检索了先秦其它相关

³ 冯淑仪(1994)文中，并未列举《楚辞》中“友生”的例子，此为笔者所补“坎廉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楚辞·九辩)

经书、诸子⁴，的确“友生”的例句仅在《诗经》、《楚辞》中出现，并且出现的频率相当少量。因此，“友生”的“生”是否应为语助词，仍需要更多的语料辅助，才能下定论。

先秦早期的古汉语中，“生”的用法大多集中在表示具体行为动作的“出生、养育”，其次为生长、发生等语义，除了未尽考察的语助词以外，《诗经》中的“生”都是实词，因此我们则必须再往下找寻各朝代典籍中“生”的用法，直到出现语法化现象为止。

3.3 两汉时期“生”的用法——《盐铁论》

“生”在《盐铁论》中一共出现 106 笔，其中各项语义及词类分布如下表 2。

《盐铁论》中“生”的语义及词类分布 表 2

词类	动词	动词	动词	动词/名词	名词	名词
语义	出生、养育	产生、发生	生长	“死”的反义	生命	表示“人”、“辈”
笔数	21	12	12	24	2	35

1. “生”动词，表示出生、养育。

(18) 孔子生于乱世，思尧、舜之道。(卷十·大论第五十九)

(19) 故驹犊生于战地。六畜不育于家。(卷三·未通第十五)

表示出生、养育的“生”主语和宾语同样具有【+animate】(动物性)的语义属性，并且不局限在【+human】的属性，【-human】的动物亦可用“生”如例(19)。

2. “生”动词，表示产生、发生。

(20) 民恣则财用足，民侈则饥寒生。(卷一·本议第一)

(21) 扁鹊抚息脉而知疾所由生，阳气盛，则损之而调阴(卷三·轻重第十四)

(22) 郡国并发，黎人困苦，奸伪萌生，盗贼并起。(卷八·西域第四十六)

例(20)-(22)中“生”的对象都是一些抽象的事件或是情况，因此“生”解释为发生、产生。严格讲，这里的“生”应该分析为“作格动词”⁵(Ergative verb)，亦即在没有施事者的情形，受事可以出现在动词前为主语。动词“生”都是在主语(饥寒、疾、奸伪)之后。

3. “生”动词，表示生长。

(23) 道路罕行，市朝生草。故耕不强者无以充虚(盐铁论·卷一·力耕第二)

(24) 橘柚生于江南，而民皆甘之于口。(卷五·相刺第二十)

4. “死”的反义

(25) 溢利禁则反本，漏费节则民用给。是以生无乏资，死无转尸也(卷一·通有第三)

(26) 二子者有事而不与其谋，故可以死，可以生，去止其义一也(卷五·殊路第二十)

5. “生”名词，表示“人”、“辈”

⁴ 经书包括《十三经》全文、大戴礼记、韩诗外传，诸子包括老子、庄子、荀子、晏子、墨子、韩非子、孙子、公孙龙子、国语、战国册、逸周书等等。

⁵ 中文译名参考白望月圭子 2004。

(27) 晁生忠于汉而讎于诸侯。人臣各死其主。(卷二·晁错第八)

(28) 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卷二·论儒第十一)

6. “生”名词，表示生命。

(29) 强者，则是予狂夫利剑也，必妄杀生也。(卷六·除狭第三十二)

(30) 垂青绳，擗银龟，擅杀生之柄，专万民之命。(卷六·除狭第三十二)

综合上面6项《盐铁论》中“生”的语义及词类分布，整体来说不出先秦典籍中的用法，依然沿袭前朝所具有的各项特点，在此则不赘述。底下，我们再进一步探讨“生”在魏晋南北朝的用法。

3.4 魏晋南北朝的“生”——《魏晋南北朝诗》

据中研院汉籍电子全文中里的“魏晋南北朝诗”出现了几笔“生”的用法，如下所示：

(31) 丰条并春盛，落叶后秋衰，庆彼晚雕福，忘此孤生悲。(园葵诗二首)⁶

(32) 可怜玉匣剑，复此飞鳧⁷，未觉爱生憎，忽见双成只。(别沈助教诗)⁸

(33) 闻道艳歌时易调，忖许新恩那久要，翠眉未画自生愁，玉脸含啼还似笑。(系日新宠美人应令诗)⁹

例(31)前面两句结构较不工整，后面两句相对则是较为平整，“晚(Adv)雕(V)福(N)”、“孤(Adv)¹⁰生(V)悲(N)”，“雕”字依据教育部《国语辞典》所释等同于“凋”表示零落为动词，对照“孤生悲”来看，“生”同样为动词表示产生、发生，“忘此孤生悲”意味“忘记此时因为孤独而产生的悲伤”，在这里的“悲”为名词宾语“生悲”为动宾结构。

例(32)前面两句引用典故成诗，后面两句“爱(N)生憎(N)”和“双(N)成只(N)”，“爱”、“憎”以及“双”、“只”词性相对。“生”、“成”表示由A状态变为B状态的现象。亦即“没有感觉到爱产生憎恨，但是却见到了由双双对对变成了形单影只”，所以在这里的“生”还是为动词表示产生、发生，“生憎”视为动宾结构。

例(33)后面两句“自生愁”是因为“翠眉未画”的关系，亦即“没有画眉时看起来就有一种自身产生的忧愁”，这里的“生”同样为动词，表示产生、发生。

上述三例的“孤生悲”、“爱生憎”、“自生愁”，“生”都是当作动词使用，底下我们再看几个例子。

(34) 蚕饥日晚暂生愁，忽逢使君南陌头。(相和曲下·日出东南隅行)

(35) 深闺久离别，积怨转生愁。(鼓吹曲辞二·汉铙歌·有所思)¹¹

(36) 初别意未解，去久日生悲。(杂曲歌辞十三·邯郸才人嫁为养卒妇)¹²

⁶ 陆机，晋朝人。

⁷ 鳧，见《后汉书·方术列传·王乔传》：“王乔者，河东人也。显宗世，为叶令。乔有神术，每月朔望，常自县诣台朝。帝怪其来数而不见车骑，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临至，辄有双鳧从东南飞来。于是侯鳧至，举罗张之，但得一只鳧焉。乃诏尚方你视，则四年中所赐尚书官属履也。”

⁸ 何逊，梁朝人。

⁹ 江总，隋朝人。

¹⁰ 这里的“孤”形容词和副词的界线较为模糊。

¹¹ 张正见《有所思》，作者是南朝陈人。

¹² 谢朓《养卒妇》，作者是南朝齐人。

(37) 犹是衔杯共赏处。今兹对此独生愁(梁简文帝萧纲·诗·伤离新)

例(34)就整个语境来看,“暂生愁”和下句的“忽逢”有时间的序列关系,也就是说,忧愁的事只是暂时发生,因为思念的人忽然出现,“暂生愁”解释为“暂时产生忧愁的想法”为动宾结构,未能解释为“暂时很忧愁”,因为时间程度的累积,未达到某一程度,所以“生”不能视为表示程度之用。

例(35)中“久离别,转生愁”从语义来看,“久”和“转”具有相互转承的关系,亦即“深闺”以久达到某一程度,致使“积怨”转而产生忧愁,则“生”应可以视为动词表示产生,“生愁”解释为“产生忧愁”。另外,这里的“生”亦可以视为表示程度加重的用法,因为“久离别”是经过时间的累积,“积怨已久”而很悲伤、难过。就“生愁”来看,“愁”可为心理状态的心理动词,亦可当作名词。所以当“生”为动词时“生愁”可分析为动宾结构。当“生”的语义可以解释为表示程度加重时,“生愁”则为状中结构¹³。

例(36)中,“生”则有两种释义,其一为动词,表示“发生、产生”。“去久日生悲”原句应为“(某人)去久(某人)日生悲”,也就是说“某人离开家很久了,某人天天产生悲伤。”“生悲”则为动宾结构。¹⁴除了将“生”解释为表示产生、发生的动词之外,例(36)的“生”也可以解释为程度副词,表示“甚、很”,“悲”为表示心中情绪的心理动词。即为“某人离开家很久了,某人天天很悲伤。”“久”、“生”都有表示程度的累积,致使“悲伤”情绪的产生,形成状中结构。

例(37)中的“生”同样也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一“生”视为动词表示“发生、产生”,前句“犹是衔杯共赏处”和后句“今兹对此独生愁”具有承接关系,整句可以理解为“先前到此处时大家衔杯共饮,然而今天又到此地时却是独自一人而产生悲伤。”此时,“生”则是表示发生、产生,因为先前的共乐经验,今日又到此处时却是独自一人,而产生悲伤的情绪状态,“生愁”同为动宾结构。

其二,“生”表示程度用法加重悲伤的情绪,亦即“先前到此处时大家衔杯共饮,然而今天又到此地时却是独自一人而很悲伤。”前句“共赏处”和后句“独生悲”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对比,因此使得人很悲伤、难过。

由上述的讨论中,表示“发生、产生”的动词“生”,衍生出表示程度副词“很、甚”的用法,其发展原因为何?底下4.4节讨论。

3.5 程度副词“生”的成形

3.5.1 契机一:结构形式、语境吸收

例(34)-(37)出现在魏晋时期,“生愁”、“生悲”中的“生”从语义来看可表示“发生、产生”作动词用,“愁”、“悲”为名词,因此“生愁”、“生悲”的结构为动宾结构。

另外,当“生”解释为加重程度表“很、甚”当程度副词用时,“生愁”、“生悲”中的“生”则为状语,其功能则为对中心语的心理动词“愁”、“悲”进行限定和描写,形成状中结构用以陈述性状。

从语法化的现象来看,“生”的虚实两解情况,Hopper&Traugott(1993)称为 Divergence(歧变过程¹⁵),Bybee等(1994)则称为 Source determination。也就是说某个实词在不同的结构中,产生了语义、语法的虚化途径,形成实虚共存的情形。例(34)-(37)中的“生”正处于由实词义,分化为虚词义的过渡阶段。

¹³ 就上下的句式来看,“离别”为动词表示“分别、分离”,“生愁”和“离别”相互对应,“生”解释为产生、发生,而“愁”为心理状态的心理动词,因此“生愁”为连动结构。但是,就魏晋南北朝的诗体格律来看,各种诗的对仗并不严格,因此并不采取从句式工整与否排除此例。

¹⁴ “悲”的词性可为动词或是名词,因此“生悲”可有动宾结构或是连动结构。

¹⁵ 中文译名参考沈家煊1994。

就目前所分析的语料来看，在两汉以前尚未出现“生”的虚词用法。一直到了魏晋南北朝，表示“发生、产生”的“生”，开始出现了形成程度副词的契机。

首先在例(31)中的“孤生悲”，因为从上下语义及句式对照来看，“生悲”和“雕福”具有承接关系，雕福之后而产生悲伤，“生悲”为动宾结构。

例(32)中“爱生憎，双成只”，“生”、“成”都具有表示由A转变为B状态的改变，因此“生”依然还是动词用法。

例(33)“自生愁”，则是表示自身所产生出的忧愁，主要是因为“翠眉未画”的结果。

所以，例(31)-(33)虽然“生”都和表示情绪的“愁”、“悲”、“憎”连用，但是就上下语义和句式对照来看，仍然未可解释为表程度用法。

之后在例(34)-(37)出现了转变，例(34)“暂生愁”、“忽逢”就整个时间的累积来看，“暂”、“忽”都是表示时间的短暂，因此情绪“愁”未达到高程度，所以“生”不能视为表示“很、甚”的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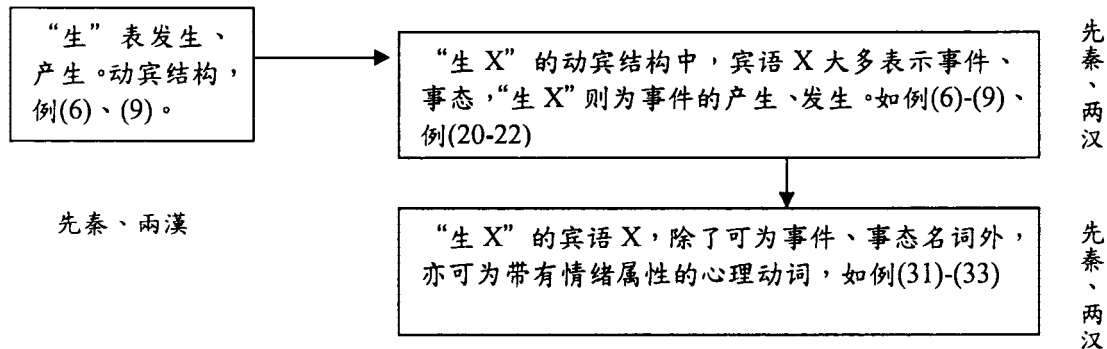
例(35)“深闺久离别，积怨转生愁”，因为“深闺已久”，致使怨恨的“累积”转而产生了忧愁，“生”用做动词，表忧愁的产生、发生，“生愁”为动宾结构。另外，“生”亦可表程度加深，因为离别已久，使得心理很悲愁、难过，“生”为状语“愁”为心理动词，“生愁”为状中结构。同时注意“转”在句中的转变，“转¹⁶(V)生(V)愁(N)”，“生”表产生、发生的语义被“转”承担，而形成了“转(V)生(Adv)愁(N)”，表示“变得很忧愁”。

例(36)“去久日生悲”，“生悲”同样可以有两种结构，当“生”用做动词，“悲”为名词，则“生悲”表示动宾结构(产生悲愁)。另外，“生”可以解释为“很、甚”表程度加深，因为“去久”时间的累积达到一定的程度，相对的心理动词“悲”也日渐增加，所以“生悲”表“很悲伤”为状中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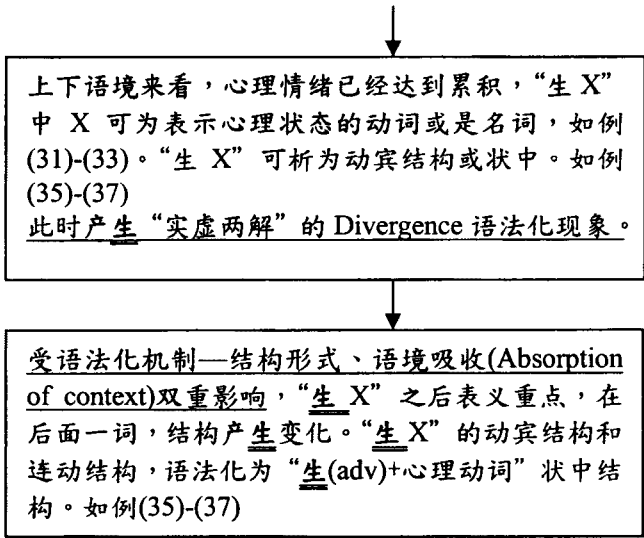
例(37)中的“今兹对此独生愁”，“生愁”同样也为动宾结构，表产生悲愁，或是产生忧愁，另外也做状中结构表很悲愁、难过。

从例(35)-(37)分析副词“生”的形成契机，主要是受“结构形式”影响，张谊生(2000)认为副词的形成，主要来自于动宾结构、连动结构、联合(并列)结构，因为这三种结构随着表义重点经常落在后一词上，前面的词就会趋向虚化，转向状中结构。表程度副词的“生”肇因于，当动词“生”的主要功能转变为修饰性成分时，其词义也变为抽象，例(35)-(37)中“积怨转生愁”、“去久日生悲”、“今兹对此独生愁”，因为表义重点，落于后一词(愁、悲)中，致使从动宾式语法化为状中结构。底下将“生”的演变绘至下图1：

程度副词“生”的语法化历程—A 图1



¹⁶ 这里的“转”跟英文的“Turn”有相同之处，“leaf turn red”指叶子转红，由不红到红的转变。“转”也承担了相同的功能，由“积怨”转变为“生愁”。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

上述从结构形式观点，考察程度副词“生”的来源，由表示“发生、产生”推衍而来，结构形式由动宾式、连动式语法化为状中式。

除了受结构形式影响，另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下面另增小节讨论。

3.5.2 契机二：认知心理、类推

杨伯峻、何乐士(2001:277)认为“生”可表示程度之甚，并且唐宋以后多见。如下例：

(38) 生憎野鹤性迟回，死恨天鸡识时节。(元稹，古决绝)

(39) 苦伶燕子寒相并，生怕梨花晚不禁。(林甫，春阴)

他们指出“生憎”与“死恨”相对应，“苦伶”和“生怕”相应，都是表示程度之甚。

按照杨伯峻、何乐士(2001:277)的说法，因为“生”、“死”相互对举出现，都是表示极端的生命现象，所以使得“生”也带有表程度加深的用法。

李露蕾(1986:460)认为古汉语中“死”、“杀”、“苦”、“伤”等表示高程度的“甚词”，主要是来自人类心理或生理上某些不快或是痛苦。

根据他的说法，这些表示高程度义的程度副词，起源于人类自身的经验知识，经由自身的体验，转向语言表达的描述。在现代语言中，也有相同的产生因素。

赖惠玲(2004)主要从认知语言学中的心理空间，探讨现代客语“死”(SI)当程度副词的语用功能。她认为“死”由客观的生命现象到表示加强语气，经历过两种主要现象：1. 主观化(Subjectification)2. 认知不协调(Cognitive dissonance)。

主观化的概念，李樱(2003:169)曾经阐述过，亦即说话者在言谈当中，融入自身的主观态度、想法、价值衡量。而认知不协调，主要是说话者本身希望藉由加强语气达到心理平衡的方法。赖惠玲(2004)举了下列两个客语语料作为说明：

(40) 死好采喔！无分教授当。(运气真好，没被教授当)

(41) 惊鬼惊到会死。(怕鬼怕到死)

在例(40)说话者的话语中带有正面意图，表示幸运、好运，然而语用菜单达用了“死好采喔”，属于话语自贬(Self-deprecation)，降低落差的意义性。

例(41)说话者带有负面意图，表示怕鬼，在言谈中以“惊到会死”表示语用夸大(Exaggeration)，提高认知标准。

刘秀莹(2005)讨论“死”的语法化历程指出：“死”在人类生命的认知空间中，代表着终点的位置，也就是生命的末端、有极端的衍生义。并且“死”用做程度副词具有些许的负面义(如：死爱困、死爱饮酒)¹⁷。这种由负面义到表加强程度的情形，在其它语言中也常出现，如：英语的 bad>badly，德语的“Furchtbar”(Terrible)>Intensifier。

综合上面学者对于“死”演变为表程度用法，大抵都是来源于人类固有的身体经验、心理认知情况。不论在现代语言或是古代语言中，人类所共有的语言知识概念具有相同的普遍性。

依据杨伯峻、何乐士(2001:277)的说法，程度副词“生”在唐宋较为常见，因此理当在唐宋以前就开始萌芽。底下，将列出“生”、“死”在先秦、两汉及魏晋互为对举的语料，试图为程度副词“生”找寻出另一条演变路径。

先秦至魏晋典籍中“生…死”的句式统计 表3

时代	书籍	生…死…/死…生(笔数)
先秦	诗经	0
先秦	论语	3
先秦	孟子	5
两汉	盐铁论	7
两汉	汉诗	7
魏晋	世说新语	2
魏晋	魏诗、晋诗	2+9=11

底下摘录数例：

- (42)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论语·为政)
- (43)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下)
- (44) 是以生无乏资，死无转尸也(盐铁论·卷一·通有第三)
- (45) 生仍冀得兮归桑梓。死当埋骨兮长已矣(汉诗·胡笳十八拍)
- (46) 生纵不得与郗郎同室，死宁不同穴(世说新语·下卷上·贤媛第十九)
- (47) 生居三湘头。死葬三湘尾(魏诗·卷十二·蜀汉杂歌谣辞·时人为刘巴语)
- (48) 死惟结草。生誓杀身(晋诗·卷二·薛莹·献诗)

从上面表(十四)中所见，“生…死/死…生”的对应，从先秦到魏晋有些微增加的趋势，尤以民间诗歌较为常见，因诗歌较散文重于文句的对整，所以“生”、“死”对举的语料较多。

在例(42)-(48)中“生”和“死”都是属于“互补配对”(Complementary pairs)的反义词。不论“生”或“死”都是描述客观的状态，如何具有表示程度加深呢？

基于赖惠玲(2004)和刘秀莹(2005)的观点，“死”是一种人类生命的终结点，从客观表示生命的结束，透过概念结构(Conceptualization)间接衍生出表示“极端”的用法，“生”、“死”都是具有相同概念的领域，透过心理上的认知，藉由隐喻(Metaphor)的映射(Mapping)表达对于事物加强程度的效果。

如果说“死”是一个终结点，相反的“生”便是一个起始点，“生”、“死”各据一方，成为极强烈的对比。

¹⁷ 刘秀莹以闽南语为例。

例(42)说话者为强调“礼”的重要，属于正面的意图，但为了提高对“礼”的认知层次，因此以“生”、“死”对举，虽然在这里当副词的用法较为薄弱，但是可以理解说话者主观意识中，强化“礼”的重要性。

例(43)“生”、“死”都用做名词，但说话者的话语中要表达“居安思危”的观念，忧愁患害可以使人生存，而安逸享乐使人萎靡死亡，列举两种极端的“生”、“死”做为对比。

例(46)“死宁不同穴”出现了“宁”表示“宁可”，带有说话者主观的情态，以“死”、“生”表示居住一起的强烈意愿。

例(46)-(48)中“生”、“死”后接表示动作行为的动词，形成“生+V……死+V”的结构，以强化动作事态的表现。上述例(42)-(48)虽然没有明显的呈现出“生”表示程度加重的用法，但是依据说话者的主观表达来看，常以“生”、“死”做为加强行为动作或事件状态的程度，因此在魏晋以前“生”和“死”都隐含有极端义。

“生”除了可接动作行为的动词之外，在先秦至魏晋语料中，亦可后接表示心理状态的心理动词，此时“生”仍带有表示产生、发生的动词语义，但是也具有修饰加强心理情绪的功能，如上3.4小节中例(34)-(37)。杨伯峻、何乐士(2001:277)所列举的例(38)、(39)都是在魏晋以后的语料，魏晋以后“生+心理动词/形容词……死+心理动词/形容词”仍然存有，如下例：

(49) 酷恨巢檐燕，生憎□户宾¹⁸(全宋诗·卷六四王禹偁六·睡)

(50) 苦恨红梅结子，生憎榆荚悠悠。解送十分春色，能添万斛新愁(全宋诗·卷一二〇三李廌四·杨花词三首)

(51) 寒回死守桃花雪。暖至生憎柳絮风(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谐谑·太函云杜二谑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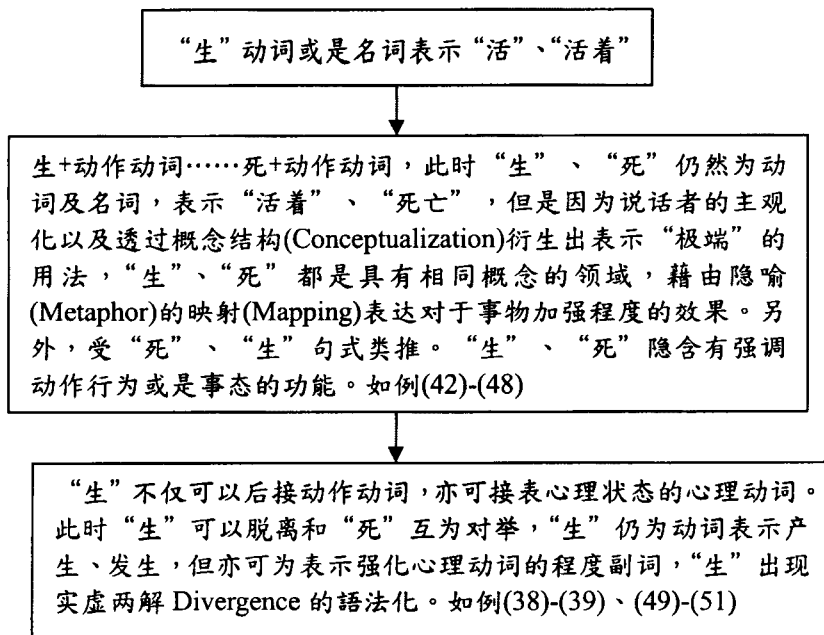
就上面三例(49)-(51)所示，表程度加重的“生”不仅仅和“死”相对应，也和“酷”、“苦”对举。

除了认知心理的语法化机制使“生”具表程度用法之外，在表(十四)中“生”和“死”相互对举，成为经常搭配出现的格式，“死”已经语法化为表程度义，相对的“生”也类推(Analogy)“死”表程度义的用法¹⁹，“死”、“生”两者都具有表程度义的用法。

从先秦的“生+动作动词…死+动作动词”句式，透过说话者主观化及认知心理的双重影响，触动“生”成为程度副词的因素，两汉、魏晋之后“生”逐渐脱离“生…死”句式，“生”除了可后接动作动词，亦可接心理动词表示产生、发生，但是也具有修饰强调心理情绪的特性，推敲至此程度副词“生”应在魏晋时期开始萌芽。底下将程度副词“生”的演变，描绘如下图2：

¹⁸ □为中研院语料库缺字。

¹⁹ 其实除了句式上的类推以外，和谐(Harmony)也是一项因素。因为当“死”语法化为表程度义时，另一方的“生”的语义也产生冗余(Redundancy)而语法化。



3.6 唐宋至明清时期副词“生”的发展

本文搜寻了几部唐代文献，试图呈现程度副词“生”的数量增减，如下表所示：

“全唐文”、“全唐诗”中程度副词“生”的数量 表 4

书名	程度副词“生”的数量
全唐文	1
全唐诗	18
总数	19

底下摘举数例说明：

- (52) 酷恨西园雨。生憎南陌风。(全唐文·卷八百七十二·孟宾子·碧云集序)
- (53) 生怕雷霆号涧底，长闻风雨在床头。(全唐诗·曹唐·勳剑)
- (54) 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全唐诗·刘采春·啰唖曲六首一)
- (55) 生憎帐额秀孤鸾，好取门帘贴双燕。(全唐诗·卢照邻《长安古意》)
- (56) 生憎无赖客，死忆有情人。(全唐诗·吴融·倒次元韵)
- (57) 有子未必荣，无子坐生悲。(全唐诗·张籍·离妇)

从上面所引述的各例来看，程度副词“生”经常和表示负面的心理动词搭配，如“生恨”、“生憎”、“生怕”、“生悲”等。

孟艳红(2004)以南宋文献《五灯会元》为研究对象，指出在书中程度副词“生”一共出现 2 笔，都是当作“最”、“很”、“非常”解释，如下例：

- (58) 西觅普贤好惭愧，北讨文殊生受屈。(卷十九)
- (59) 长庆凌云：现身虽普，睹相生偏。(卷六)

例(58)“生”修饰动词短语“受屈”，例(59)“生”则是修饰形容词“偏”。

以上两例中“生”分别对“好”与“虽”，很明显的已是副词。孟艳红(2004)指出“十分”、“非常”、“特地”、“生”等是唐以来新产生的程度副词。

程度副词“生”在魏晋时期萌芽，在数量上面并不多见。到了唐宋时期副词“生”的出现增加许多，如上表4所示。

这里再以“唐宋词”为搜寻对象，将常见程度副词“生”为复合形式的词汇作为数量统计。如下表所示：

“唐宋词”中程度副词“生”的数量 表5

唐宋词	
生憎	5笔
生恨	0笔
生怕	83笔
生悲	0笔
生愁	0笔
生美	2笔
总数	90笔

底下摘举数例(60)-(64)：

- (60) 生憎繁杏绿阴时，正碍粉墙偷眼觑。(唐宋词·晏几道·木兰花)
- (61) 蕊香深处，逢上巳，生怕花飞红雨。(唐宋词·张元干·念奴娇)
- (62) 近前生怕主人嗔，主人见惯浑闲事。(唐宋词·袁去华·思佳客)
- (63) 无限鲜飙吹芷若汀洲，生美鸳鸯得自由。(唐宋词·贺铸·南乡子)
- (64) 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李清照集《凤凰台上忆吹箫》)

从上表4、6来看，唐宋时期程度副词“生”在数量上呈现成长的状态，并且大量的用以表高程度的用法，修饰负面心理动词“愁”、“憎”、“怕”等如例(52)-(57)及形容词如例(63)。底下，我们再进行检视唐宋以后副词“生”的发展。

明清时期副词“生”的大抵沿袭唐宋的用法，以底下几部明清文献为搜寻，程度副词“生”的在数量方面同样也是占多数。

明清典籍中程度副词“生”的数量 表6

书名及朝代	生怕	生恨	生憎	生美
西游记(明)	1笔	0	0	0
金瓶梅(明)	8笔	0	0	0
水浒传(明)	5笔	0	0	0
儒林外史(清)	0笔	0	0	0
儿女英雄传(清)	21笔	0	0	0
红楼梦(清)	14笔	0	0	0
总数	49笔	0	0	0

底下摘举数例说明：

- (65) 三藏生怕惹事，口中不住只叫(西游记)
 (66) 这婆子生怕打搅了事，自又添钱去买好酒(金瓶梅)
 (67) 公子本来生怕舅母拦他，听了这话，早急得满面通红(儿女英雄传)
 (68) 平儿生怕宝玉疯颠嚷出来，也并不言语(红楼梦)

在表6中“生怕”的用法为最多，其余的都是呈现0笔。为何会出现如此的现象呢？我们将时间拉回现代汉语来看，根据中研院平衡语料库所搜寻，“生怕”共出现23笔，“生恨”、“生憎”都是0笔，“生羨”只出现1笔²⁰。

从上表4、5、6来看“生怕”一直以来都是占多数，其余的都是零星小数，和现代汉语的数量分布有相吻合的地方。

另外，我们发现在表5和表6中，“生”和心理动词的搭配关系，有窄化现象，表5中“生”可以和“憎”、“怕”、“羨”心理动词共现，甚至在魏晋南北朝还有“生愁”、“生悲”（如例34-37），但是到了明清典籍中（表6）可以看到，只剩下“生怕”一种法。因此，程度副词“生”和心理动词的搭配，明显的窄化许多。

四 《敦煌变文》中和“生”相关的两个形式——“甚生”、“好生”

前面小节中，我们专注于唐宋单音节程度副词“生”的现象，但在同一时代的《敦煌变文》中，我们另外见到了两种与副词“生”有关的形式——“甚生”、“好生”。在《敦煌变文》²¹中，出现4笔“甚生”词形，如下例(69)-(72)：

- (69) 甚生富贵端严，可畏光花炽盛。(维摩诘经讲经文)
 (70) 所现形后，甚生端正。(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讲经文)
 (71) 甚生队仗，数千重之锦绣，张万道之花筵。夫人据行，嫔妃从后。(太子成道经一卷)
 (72) 不知甚生道安，讲赞得许多能解。(山远公话)

上述四例“甚生”，冯淑仪(1994)、杨荣祥(2005:129)皆认为“甚”表示“很”、“非常”属程度副词，而“生”则为副词词尾。

在这里，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试图为“甚生”作新的解释。陈克炯(1998)、孟艳红(2004)指出“甚”在先秦时代就已经作为程度副词，表示“很”、“非常”。而根据我们的研究“生”用作程度副词始于魏晋六朝，唐代之后大量出现，同样都是表示高程度之意。因此在“甚生”中，两个语素都担负着相同的功能，修饰状态或情状的程度。因此，在例(69)“甚生富贵端严”，“甚生”是表示“十分”、“非常”之意，例(70)“甚生”亦作为表示现形之后，形貌十分、非常端正。例(71)“甚生队仗”表示排列非常整齐的队伍。在上面这四例中，“甚生”都是作为表程度副词使用，修饰形容词“富贵端严”、“端正”、“队仗”。这里双音节表示高程度的副词“甚生”，如何形成的呢？

王海棻(1991)认为六朝及其以后的典籍中，大量呈现将意义相同或相类的两个词或格式重合交叠起来使用，这种现象，在语义上犹如叠床架屋，姑称为叠架现象，例如：“些小”、“些许”、“少许”，都是表示约略少数义互相连用²²。

杨荣祥(2004)指出中古汉语，经常出现“副词并用”的状况，所谓“副词并用”是指两个(少数三个)功能特征相同，或语义相近、相同的副词并列使用。尤其在唐五代文献中更是多见，如《敦煌变文》中“甚极”、“甚大”、“也亦”、“尽皆”等。

因此，从王海棻(1991)、杨荣祥(2004)的观点来看，我们可将“甚生”视为“副词连用”

²⁰ “生羨”的例子如下“池边白鹅的悠游自在，不免令人生羨”。

²¹ 其它唐代文献如《祖堂集》、《游仙窟》都未见“甚生”的例子。

²² 这里的举例，是引自郑紫、陈崧霖(2004)的研究。

属于“叠架现象”。经由上述的讨论，唐代即有以单音节“生”和双音节“甚生”表示程度的用法。底下，则再继续讨论另一种形式——“好生”。

在唐文献《敦煌变文》中，一共出现四笔“好生”如下例所示：

- (73) 好生供养观音，还要虔恭礼拜。(妙法莲华经讲经文)
- (74) 大□好生合掌□，经文有即唱将来。(盂兰盆经讲经文)
- (75) 若见维摩传慰问，好生祇对莫羞惭。(维摩诘经讲经文)
- (76) 未审净名般诘语，好生分析唱将来。(维摩诘所说经讲经文)

例(73)“好生”的分析，冯淑仪(1994)认为“好生”是形容词，“生”是加强作用。而杨荣祥(2005:129)认为例(73)中的“好生”是表示“好好地”用作副词。关于“好生”的“好”，武振玉(2004)指出“好”最初作为形容词用，用于表示情状方式，“好”表示程度用法始于唐代，但是语料很少，宋代以后才常见。因此，在这里的“好生”主要是表示情状方式。元代以后“好生”开始有表示程度的用法，同时“好生”也仍用于表示方式²³。

根据上述学者的看法，来分析例(73)中“好生供养观音”，是指“好好地供奉观音”。例(74)“好生合掌”，是指“好好地”做好合掌这个动作，来唱读经文，例(75)、(76)亦同解为“好好地”。“好生”中的“好”是为形容词，而“好生”整个作为修饰动作状态，描述动作方式的副词。在“好生”中“生”的角色，似乎作为形容词“好”的附着功能，形成【好Adj+生】Adv，表示“好好地”。从“好生”的例子，回想到现代英语中，形容词派生(Derivational)为副词的历程，如：“Slow”形容词后加“ly”，形成“slowly”(慢慢地)，又如“Quick”后加“ly”形成“Quickly”(快地)。除了形容词“好”加“生”之外，在唐代《祖堂集》中亦有2笔形容词后加“生”。如下例(77)-(78)：

- (77) 侵犯人苗稼则鞭打。调来伏去，可怜生受人言语。(福州西院和尚)
- (78) 师曰：“幸自可怜生，要须得个护身符子作什摩？”(慧忠国师)

例(77)“可怜生受人言语”志村良志(1977、1995:303-315)认为“可怜生”位于动词“受”之前，因此属于副词，也就是说不单单只是描写状态，而是副词化了。

回顾前述，我们论及了唐代文献中和“生”有关的两种形式——“甚生”属于两个表示程度义的语素“甚”、“生”结合而成“甚生”。以及副词“好生”由形容词“好”加“生”而成，形容词“可怜”加“生”副词化的现象。那么在“好生”、“可怜生”中“生”的功能为何？又与“甚生”中的“生”是否有相关呢？底下，进一步说明。

4.1 词缀“生”的来源

在这节中我们将从“音韵转借”以及“形态化”两方面，讨论词缀“生”的来源，首先说明前人所持的“音韵转借”观点，之后再说明本文的研究。

4.1.1 前人对词缀“生”来源的讨论——“音韵转借”

关于词缀“生”的来源，学者多所研究(蒋礼鸿(1981)、石镔(1994、1996)、冯淑仪(1994)、曹广顺(1995)、杨荣祥(2005))，多从声韵学的“音韵转借”观点来解释。

蒋礼鸿(1981)的《义府续貂》书中论及词缀“生”的来源，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研究，他认为唐代所出现的词缀“生”，是来自于魏晋六朝时的词缀“馨”，并且唐代以后“生”取代“馨”大量出现。他的说法，提供了后面研究者一些线索。

²³ 在口语中有“好生款待”意指好好地招待，另一为“好生纳闷”这时候“好生”并不是“好好地纳闷”，“好生”是表程度义。

石钺(1994)、冯淑仪(1994)指出“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常和“宁”、“尔”、“如”,组合成“宁馨”、“尔馨”、“如馨”,如下例:

- (79) 将刀来破我腹,哪得宁馨尔。(南史)
(80) 田舍尔强学人做尔馨语。(世说新语)
(81) 使君,如馨地宁可斗战求胜(世说新语)

他们认为“宁馨”、“尔馨”、“如馨”都是做指示代词,表示“这样…”、“如此…”从语音的解释来看“馨”中古是晓母青韵,“生”是山母庚韵,虽然不能说是很相近,但是从上古音来说是接近的,“馨”是(xien)“生”是(jen)。

杨荣祥(2005)将“馨”、“生”音韵转借的观点说的更清楚了,他指出“生”就是“馨”音变之后的不同书写形式,“馨”从“殷”得声,“声”亦从“殷”得声,因而“馨”、“声”相近。“馨”为晓母青韵,“声”为书母清韵,二者声母不同,韵只有三四等之别,“馨”、“声”有谐声关系(得声于同一声符)。“生”所庚切,生母、庚韵。王力(1985)考证,青、清、庚,六朝时同属一个韵部(耕部)。因此,“生”、“馨”互通。

从上述学者的观点出发,以“音韵转借”的方式来解释“生”的来源,基本上也是一种解释的可能性,再者汉语文字和汉语语音本质上都有相互因袭的关系,所以“音韵转借”是汉语词汇史上的一种特殊的发展手法。

除了“音韵转借”以外,我们也尝试从语法化理论,试图讨论词缀“生”的来源,亦即除了“音韵转借”,是否有其它解释的可能性,下面小节说明。

4.2 词缀“生”的形态化(Morphologization)历程

在正式进入讨论前,首先要厘清一个专有名词“形态化”(Morphologization)²⁴。Hopper & Traugot(1993:130-132)认为两个语法功能独立的元素,使得紧密相互融合的过程就是“形态化”,特别是由“附着词”到“屈折词”的演变²⁵。

他们并且列出了演变的序列关系,如下:

Lexical item > clitic > affix

Chui(2000)以 Hopper & Traugot(1993:130-132)的“形态化”序列为理论,讨论汉语程度副词“很”的形态化历程。“很”的形态化经历了三个阶段如下:

- 阶段一:“很”为程度副词,表示高于一般的平均值,具有明显的语义及语法功能,属于 Lexical item 阶段。例如:很讨厌、很聪明,带有说话者认知情态(Epistemic modality)的可能性。
- 阶段二:“很”消失了具有的 Morphosyntactic 功能,呈现出附着语素(Clitic)。例如:A:我不是很清楚那种材料的东西。这里的“很清楚”不是表达高程度的意义,而是说话者具有较为中立的表达。
- 阶段三:“很”变成一种复合成分(compound constituent)。

²⁴ 中文译名参照董秀芳(2002)注一。

²⁵ 原文如下: the fusing of erstwhile independent elements with each other, most 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 of clitics into inflections.

董秀芳(2002)则认为“形态化”是原本两个分立的单位变成词,其结果是造成派生词,原来独立的词变成了词缀。而词缀本身具有语法性成分,所以由独立的词变为词缀的过程也是属于语法化的重要类型。

综合来说,“形态化”(Morphologization)是语法化的一种类型,其演变方式由原本独立的语素,其中有一方演变成了词缀,而派生出新的词类。

底下,我们将从 Hopper & Traugot(1993:130-132)和 Chui(2000)的观点,讨论“甚生”、“好生”中的“生”。

回例(69)-(72)中的“甚生”,冯淑仪(1994)、杨荣祥(2005:129)认为这里的“生”是副词词缀。但是,从相关文献及语料来看“甚生”应为“副词连用”的“叠架现象”。所以在“甚生”中的两个语素,都各自担负着加强程度的用法。另一种形式“好生”如例(73)-(76),就语义来说是表示动作所呈现的方式,亦即“好好地~”²⁶,就结构形式来看“好生”是由【“好”Adj+“生”】Adv 而来,成为表示动作或行为的状态属于副词。

“甚生”、“好生”出现在同一时代,然而“生”所具有的功能却不一样,在“甚生”中“生”具有充分的词汇意义,和明显的语法功能属于程度副词,修饰谓语句形容词“富贵”、“端正”、“对仗”。

除了表达高程度的用法之外,“甚生”也带有些许说话者认知情态(Epistemic Modality)的可能性,如例(69)“甚生富贵端正”,说话者以所具有的知识作为基准,自行判断“富贵端正”的标准,大于说话者所认知的“富贵端正”,因而使用“甚生”强调情状。

又如例(70)“所现形后,甚生端正。”例中“端不端正”全都仰赖说话者自身的感受,当“端正”大于说话者所感知的范围,则会使用“甚生”表示程度的加强。因此,在例(69)-(72)“甚生”的“生”仍然是一个具有语义、语法功能的词项(Lexical item),亦即 Hopper & Traugot(1993:130-132)“形态化”的第一阶段,同时也略带有说话者自身的认知情态。

接着再来看“好生”,例(73)“好生供养观音”,“好生”修饰谓语句动词“供养”,此时“生”就不具有表达程度的用法,而是接在形容词“好”的后面,“好生”表示动作“供养”所具有的样貌、情状。“生”的语法功能,作为形容词“好”的后置词(Clitic)²⁷表示动作或行为之状态。例(77)“可怜生,受人言语”是呈现“可怜”的样貌,在“形容词(好、可怜)+生”的结构中,“生”的语义相当于副词词尾“~地”,“生”无法单独存在属于粘着语素(Bound Morpheme),就其语义表达来说“生”出现在形容词或动词之后,具有描述动作或情状状态的功能。“生”已经失去表示高程度的用法,属于“形态化”的第二阶段(Cliticization)。

形容词+“生”,表示情状的用法,除了“好生”、“可怜生”之外,在唐宋文献也有其它的形式,如下例(82)-(83):

(82) 师曰:“一字也无。”进曰:“争得与摩多知生?”(祖堂集·卷第五·云岩和尚)

(83) □梅蕊重重何俗甚,丁香千结苦粗生。(李清照·摊破浣溪沙)

冯淑仪(1994)对《敦煌变文》和《祖堂集》中“形容词+生”的形式进行统计,在《敦煌变文》只有出现四笔“好生”如例(73)-(76),《祖堂集》则为“可怜生”例(77)-(78)以及例(82)的“多知生”。

就数量来说“形容词+生”在《敦煌变文》和《祖堂集》出现的不多,出现最多的是“疑问代词+生”的形式。冯淑仪(1994)指出《祖堂集》中一共出现 407 笔“作摩生”的语料,底下摘举数例(84)-(87):

(84) 对曰:“见。”师曰:“作摩生见?”对曰:“见草。”(祖堂集·卷第五·华亭和尚)

²⁶ 这里的“好生”也略带有程度加深的语义,也就是透过形容词重叠的手法,强化状态。

²⁷ 后置词(clitic): 又称后置助词,一般置于状态名词、静态动词、动词或语句之后表示动作或行为之状态。

- (85) 福先拈问僧：“盖覆意作摩生？”僧无对。(祖堂集·卷第五·裨树和尚)
 (86) 石霜问：“百年后忽有人问极则事，作摩生向他道？”(祖堂集·卷第五·道吾和尚)
 (87) 僧云：“忽然火起时作摩生？”(祖堂集·卷第五·道吾和尚)

例(84)-(87)中的“作摩生”吕叔湘(1985)认为“作”受了“摩”的声母影响而变成“怎”，而“怎摩生”在简缩为双音节“怎生”。

考察《祖堂集》都没有出现“怎生”的用法，在《敦煌变文》中有出现6笔，摘举如下例(88)-(90)：

- (88) 如空中鸟迹更别，怎生得受菩提记。(维摩诘经讲经文(四))
 (89) 昨朝今日事全殊，怎生得受菩提记。(维摩诘经讲经文(四))
 (90) 莫分莫别是玄河，怎生得受菩提记。(维摩诘经讲经文(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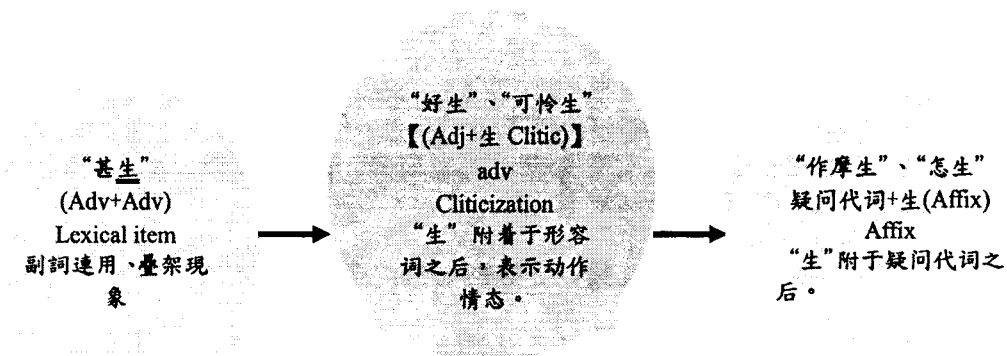
这6笔“怎生”都是同样出现在“维摩诘经讲经文”中。除唐代文献外，宋代《朱子语类》共出现57笔“怎生”的用法，摘举如下例(91)-(93)：

- (91) “[……]今人不解恁地说，便不索性。两边说，怎生说得通？”(上系下·第十二章)
 (92) 若到发出处，更怎生奈何得！(系辞下·第五章)
 (93) 问：圣人恐无怒容否？曰：怎生无怒容？(程子之书一)

“作摩生”、“怎生”都是“疑问代词+生”的形式，此时“生”主要是依附在疑问代词之后，无法单独存在，也不具有语法功能，“生”成为词缀(Affix)²⁸，属于第三阶段。

从“甚生”到“好生”、“可怜生”再到“作摩生”、“怎生”，“生”的语义、语法功能都有改变，以底下简图标之：

“生”演变为词缀的三阶段 图3



在“X生”中，“X”经历了程度副词“甚”，到形容词“好”、“可怜”，再到疑问代词“作摩”、“怎”，“生”透过形态化的手法逐渐语法化为词缀。

就上述的3.5、3.6小节中的讨论，副词“生”在唐宋时大量出现，此外也出现副词连用的叠架现象“甚生”。另外，附着于形容词，表动作或情状的“生”，也跟着出现，之后疑问代词

²⁸ 词缀(affix): 构词中的语素只能附加在另一词干而不能单独存在的成分。

后加了“生”，此时“生”则成为词缀。至此，在唐宋代之际“生”的副词、附着词、词缀用法都已经发展完成。

前半部份的各小节里，我们主要讨论“生”的两种形式——“生X”和“X生”，这两种形式在唐宋文献都很常见，另外还有另一种词形也是经常出现的，亦即“太X生”。底下，我们只做简单的陈述，并不打算深入讨论“太”和“生”的关系。

冯淑仪(1994)以唐代文献《祖堂集》为研究对象，他指出“太(大)X生”在《祖堂集》有20例，底下摘举数例：

- (94) 史再问，师云：“大钝生！”(南泉和尚)
- (95) 师问黄蘖：“笠子太小生？”(南泉和尚)
- (96) 师云：“太俗生！”(南泉和尚)
- (97) 这个行者，何不教伊？大无礼生”(丹霞和尚)
- (98) 让和尚曰：“子问太高生，向后人成闹提去。”(石头和尚)

在例(94)-(98)中“太”用以修饰形容词“钝”、“小”、“俗”、“无礼”，而“生”的功能为形容词词缀的角色，形成“太(程度副词)+形容词+生(词缀)”，“生”在“太(大)X生”结构中，成为了一个非必要的语素。

在《游仙窟》中同样有“太(大)X生”的形式出现，一共3笔如下：

- (99) 看时未必相看死，难时那许太难生。
- (100) 儿递换作，少府公太能生！
- (101) 张郎太贪生，一箭射两垛。

志村良志(1977、1995:303-315)认为这种“太(大)X生”格式，在当时(唐代)形成了固有的词形，“太(大)X生”是强调状态，“X”为“贪”、“忙”、“俗”、“高”、“难”等表示状态的词群。

五 结语

从3.1节到3.6节中，我们持续讨论了“生”在各朝代的用法，并且在魏晋时期确立了程度副词“生”的萌芽关键，用以修饰表示负面情绪的心理动词“生怕”、“生悲”、“生憎”、“生恨”形成状中结构，到了唐宋“生”用作表高程度的用法在数量上逐渐成长，但是只有“生怕”的数量为多，其余的都是零星出现而已。程度副词“生”用以修饰心理动词、形容词的结构，我们可以概括称为“生X”，“X”为心理动词、形容词，“生”则是强化“X”所带有的强调效果。综合来说，本文解析了下列议题：

1. “生”在各朝代的用法，本文透过历史语料分析，将“生”在唐宋以前的发展做了深入的分析，详见3.2-3.6各节中。
2. 程度副词“生”肇始于魏晋南北朝，如例(35)-(37)这里的“生X(憎、悲、愁)”可析为动宾结构。当“生”解释为程度义时，“生X”中的“生”经由重新分析担负起状语的角色，对中心语“愁”、“悲”进行限定和描状，形成状中结构，印证了张谊生(2000)的说法，他认为副词的形成主要来自于动宾结构、连动结构、联合(并列)结构，这三种结构随着表义重点经常落在后一词上，前面的词就会趋向虚化，转向状中结构。

另外于认知心理来说，“生”和“死”相互对应，如例(38)-(39)。“生”、“死”都是属于“互补配对”的反义词，代表两种极端。因此，透过人类自身的认知心理使得“生”与“死”都衍生出副词用法。

魏晋时期是副词“生”的萌芽期，唐宋则是副词“生”的成长期，我们统计了唐宋文献

(表 4、5、6)发现副词“生”数量上比魏晋时期有所增加,甚至到了明清仍然经常见到(表 6),但是以“生怕”为最大宗。

就前所述,副词“生”在唐宋时得到确认,在同一时代中也有出现“甚生”的用法,学者(冯淑仪 1994、杨荣祥 2005)认为“甚生”中“生”是副词词尾。但在这里我们提出另一个看法,认为“甚生”是双音节的程度副词,属于副词连用的迭架现象。因此,唐宋之际有单音节副词“生”以及双音节副词“甚生”两种(见 4 节例(69)-(72))。

另外,尚还有一种形式“好生”如例(73)-(76)，“好生”为形容词“好”加“生”而成为表示情状的副词。此时“生”主要担负描述动作或状态的功能,附着于形容词之后,例(77)-(78)中的“可怜生”亦同。

最后本文讨论,副词“生”演化到词缀“生”的历程。理论引述自 Hopper & Traugot(1993)的形态化(Morphologization),演变序列如下:

Lexical item > clitic > affix

由“甚生”副词连用,表示程度用法的“生”,到附着于形容词之后,表示动作或状态的方式,再到疑问代词加“生”如例(82)-(87),作为疑问词词缀的过程。正好符合 Hopper & Traugot(1993)形态化的序列。

综观本文,涉及了历史语料的分析,并透过语法化理论,找寻副词“生”的初生期以及发展期,另外也讨论了词缀“生”的演变路径,提供多层次的分析。

参考文献

- 曹广顺. 1995. 《近代汉语助词》。语文出版社。
陈克炯. 1998. 〈先秦程度副词补论〉,《古汉语研究》3: 38-44。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台北: 汉京文化出版社。
冯淑仪. 1994. 《敦煌变文集和祖唐集的形容词、副词词尾》,《语文研究》1。
贺巍. 1989. 《获嘉方言研究》。商务印书馆。
李露蕾. 1986. 《甚词演变的一种趋势》,《中国语文》6。
柳士镇. 1992. 《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南京大学出版社。
刘秀莹. 2005. 《禁忌的漂白—初探“死”的语法化过程与极性补语用法》,清大语言所语法化理论课程报告。
吕叔湘. 1987、2003. 《现代汉语八百词》。北京: 商务印书馆。
孟艳红. 2004. 《五灯会元程度副词研究》,武汉大学硕士论文。
商务印书馆编. 2004. 《古代汉语虚词辞典》。
沈家煊. 1994. 〈语法化研究综观〉,《外语教学与研究》4。
石镔. 1996. 〈近代汉语词尾“生”的功能〉,《古汉语研究》2: 41-43。
王海荣. 1991. 〈六朝以后汉语叠架现象举例〉,《中国语文》5: 366-373。
王力. 1985. 《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汪平编纂. 1994. 《贵阳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望月圭子. 2004. 〈动词的使动与起动交替: 汉、日语的对照研究〉,国立清华大学语言所博士论文。
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 1999. 《汉语方言大词典》。北京中华书局。
许宝华、陶寰编纂. 1997. 《上海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杨伯峻、何乐士. 2001. 《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语文出版社。
杨荣祥. 2004. 〈论汉语史上的“副词连用”〉,《中国语文》4: 343-350。
杨荣祥. 2005. 《近代汉语副词研究》。商务印书馆。
游汝杰、杨干明编纂. 1998. 《温州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张成材编纂. 1994. 《西宁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张宜生. 2000. 〈论与汉语副词相关的虚化机制—兼论现代汉语副词的性质、分类与范围〉,《中国语文》1。
郑素、陈菘霖. 2004. 〈“少许”、“些许”的复合化过程及语义演变〉,《第五届汉与词汇语义学研讨会论文集》。
新加坡国立大学。
志村良志著,江蓝生、白维国译. 1977、1995. 《中国中世纪语法史研究》。中华书局。

- Chui, Kawai(徐嘉慧). 2000. Morphologization of the Degree adverb HEN. In th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preparatory office)(ed.). *Language & Linguistics* 1,1: 45-59.
- Joan Bybee, Revere Perkins, and William Pagliuca.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i, Huei-ling(赖惠玲). 2004. *Mental space links between expectations: Hakka SI as an evaluative indicator*. Paper to be presented at Nin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IsCLL-9).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Paul J. Hopper,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1993.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电子资源**
教育部修订重编 《国语大字典》 <http://140.111.34.46/dict/>
中央研究院 汉籍电子全文数据库 <http://www.sinica.edu.tw/ftms-bin/ftmsw3>
中央研究院 平衡语料库 <http://www.sinica.edu.tw/SinicaCorpus/>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Degree Adverb *Sheng* 生

CHEN Sung-lin & TSAO Feng-fu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adverb of the word “生”. The adverb of “生” is derived by two means: 1) sentence structure and Absorption of context, 2) cognitive psychology. In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es, the adverb “生” originates from VV and VO structures. When the meaning is emphasized in the latter parts of the word, the structure turns out to be adverbial-head structure. Besides, because “life (生)” and “death (死)” are two basic concepts of human cognition, the word can be used to express different levels of life through two opposing concepts of antonym.

Key words grammaticalization, degree adverb, analogy